

新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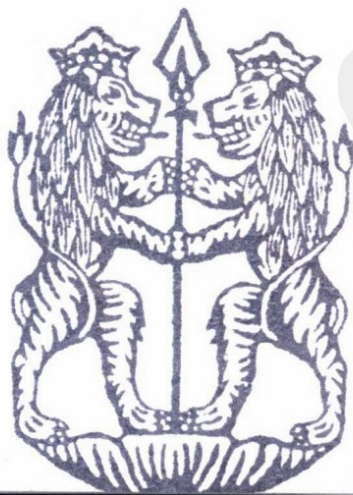
新世纪万有文库

尼罗河传

(二)

埃米尔·路德维希著 赵台安 赵振尧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
PDG

7516.45
2876
2

尼罗河传

——一条河的传奇

(二)

埃米尔·路德维希 著 赵台安 赵振尧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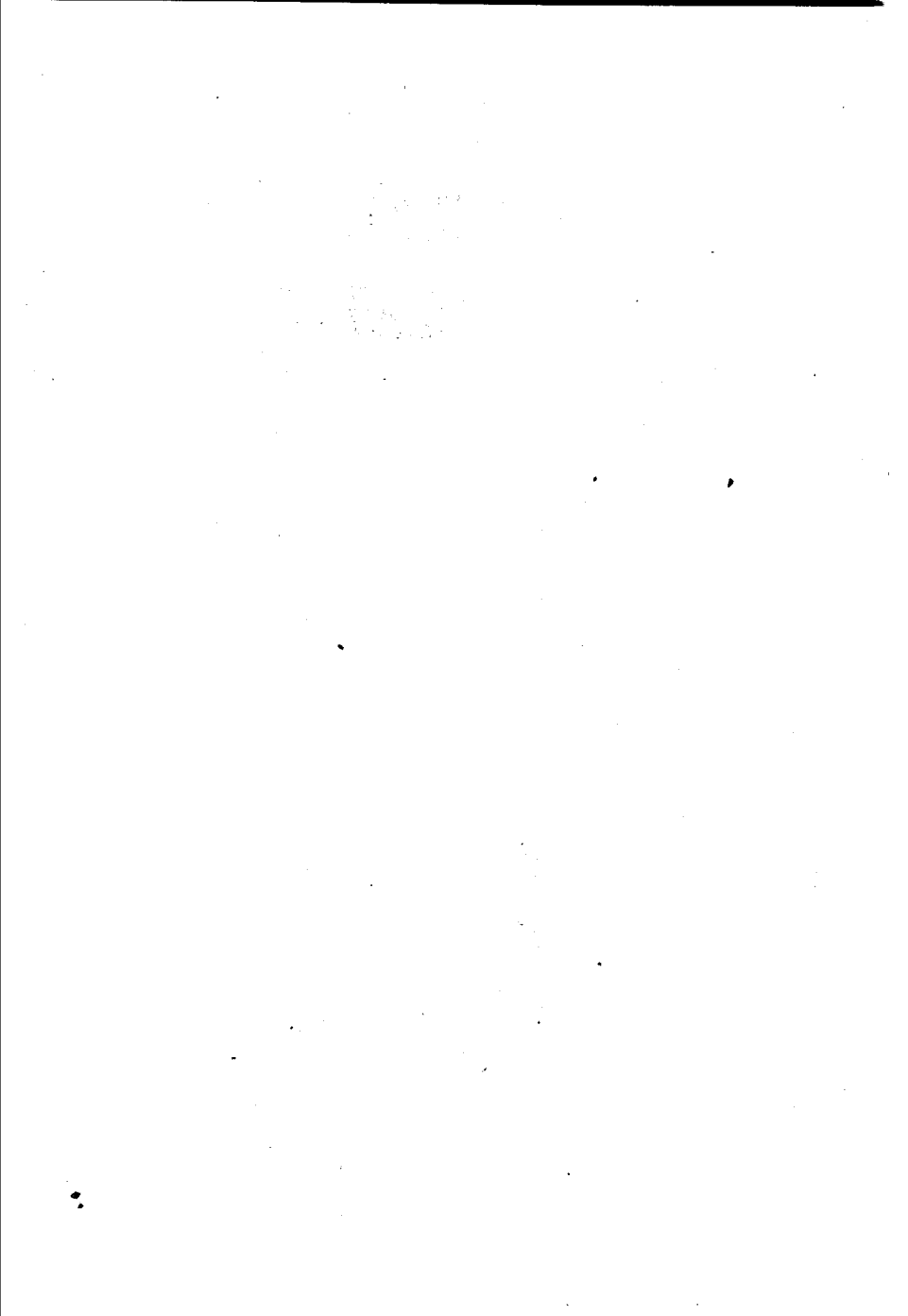
新世纪万有文库



20010223

第四章

征服篇



1

“那里，一片干旱的未开垦地位于沙漠中，两边都是沙漠，在
高地之间存在着奇境。西面，山脉组成一列沙丘；东面，看上去
好像一匹瘦马的肚子或者一头骆驼的背脊。啊，忠诚的主宰者，
这就是埃及。它所有的财富都来自那条神佑的河，它带着领导
人的庄严流经此地。它像太阳和月亮一样有规律；它升起和下
降周而复始。全世界所有的河流一定要向这河流之王纳贡的时
刻到来了，上帝使尼罗河位于其它河流之上。水从河床上升起
和流出，淹没了平原，在它的上面沉淀了肥沃的泥浆。接着所有
的村庄彼此就被分割开来，只有船只能够在它们中间往来，那像
棕榈叶那样多得数不清。”

“但河流接着以其智慧又重新进入命运注定的范围，因此
那些生活在那里的人可能收集大地母亲交托的财富。就这样，
忠诚的统治者埃及依次呈现各种图画：一个干旱的、多沙的不
毛之地，一段银色的水，一片覆盖厚泥浆的沼泽，一片葱翠绿
色的草原，一个繁花竞放的花园，绵延平原再次遍覆了金色的
庄稼。”

这样一幅尼罗河最低区域生动的图画，既不是诗人、又不是
地理学家、也不是任何艺术家和旅行家，而是一个阿拉伯司令阿
姆尔·依本·埃尔·阿斯所创作的。他在十七世纪时为主人
哈里发沃玛征服了这国家。作为一个能集中行动和引人注目
的人，他能够把他光荣的目标，形容得好像是一个幻景，正像许多
诗人所形容的，他好像就是征服者一样。

两位神——太阳和尼罗河创造了埃及的土地，今天一如既
往地照看着它。两位男性的神，他们生育并肥沃了这世界上最大
的、最绿的绿洲。尼罗河也是由太阳神创造的，因为伊克南栋

歌唱：“您在地底下创造了尼罗河，按照您的意志，把它引导到世界上来养育人类。”没有一个文明的国家，曾蒙太阳神那样强烈地照射过。以致干燥的沙漠吸干了所有的水份，既无薄雾又无淡霭从地面腾起。太阳和水、地球和水、地球和太阳，超脱了纯洁的自然力，未混合、未玷污、无变迁，空气是清洁的，没有细菌。夜没有为真正的热带来爽快，却承受了大沙漠和绿洲的凉意。在早晨，有时候甚至覆盖了露水。

地球每年重新产生的所有其它的气候产物，在通向沙漠的狭条带的土地上却阙如了。那里没有雨，因此没有树木，从而没有树林或荫影。在王族的坟墓里，我们发现史前前额后塌的头颅骨，杂处在河马和狼的骨殖中；我们也看见沙漠中出现了棕榈和大戟属植物，栖息着野牛、狮子和鬣狗，还有猎取它们的裸着身子的人。后来，这些野生动物消失在热带大草原里，再后来，进入草地，最后进入了沙漠，而赤裸身子的人则变为牧民和农夫。

然而这里比其它任何地方更早进入这一阶段。首先，没有像欧洲那样插入冰河时期而改变世纪。在那大海湾的位置上（甚至连希罗杜特斯也曾假定到过阿斯旺），存在着一个平原，穿过平原，显示了先前一些河流的痕迹。原始时期的尼罗河就在那里横越过利比亚沙漠，只是在以后才向东进入长沟，而大海也闯进了长沟夺路而出。据信北非已慢慢地形成了，而尼罗河则流入原始的海峡。在因侵蚀而造成的第二级梯田上，第一次发现那些人的痕迹和他们所使用的石器，可见北非成为沙漠只是后来的事。

那时候已经没有森林，使住在那里的人提心吊胆的，他们改以不断地狩猎为生。那奇妙的河在那样的时候，把那样的数量的人聚在一起。他们比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人都来得早，人口也稠密得多。也许那些同尼罗河有血缘关系的大河，幼发拉底河

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绿洲是例外。

可能所有的文明都起源于那样的绿洲——甚至在今天，文明也是人类沙漠中的孤岛。如果我们要从气候推断这些最大的绿洲从古至今的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甚至埃及文化中最微不足道的细节都是由沙漠和水决定的，是太阳和尼罗河两位神的礼物。美索不达米亚是另一块更宽广的绿洲，由于周围有许多高山和草地，它面临着许多变化。埃及位于两大海和三大沙漠之中，没有一个邻居，除非我们把沙漠和海也算上。埃及从时间的发源地，以令人惊奇的速度和标准的明晰兴起，简朴而坚定。健康来自气候：需要变为财富；而规律性赐予了幸运。

三个形而上学的先知从阿拉伯的沙漠上出现，但在污泥累累的尼罗河流域的土地上，一种彻底唯物主义宗教形成了。它取之于生，移之于死，没有尘世微弱的光而宁静。埃及人最早的风俗习惯和行为像他们的空气一样清澈干燥。因为整个环境把现实主义强加于他们，因为狭窄的空间迫使他们拥挤地居住在一起，又因为彼此都相互依存，没有一个人能自行生活，在公元前约三千年，他们在所有的要素上都已充分发展了。

有几千年，白人远在北方，黑人远在南方；白人远离于海，而黑人在同一条河的源头，一直就在无法无天的野蛮状态中自相残杀。在阴郁黑暗的处女森林中，他们对无政府的强权毫无防御力量。在尼罗河狭窄的绿洲里，一个民族兴旺起来，云聚密居，被河逼成一个共同体。他们已经分为渔民和农民、工匠和抄写员。甚至他们留下的所有记录都是气候独自带给后人的，因为坟墓和纸草所记载的埃及的历史之所以能够耐久，只是因为气候干燥，当我们手持着几乎是完整的拉美西斯三世国王的头颅骨时，它甚至在今天还向我们叙述了：他是什么人和他干了些什么的一个生动的故事。

2

在沙漠的日光里，一个孤寂的男人在移动着，高大、黝黑，犹如一个神。他命中注定要戏剧性地毁灭，除非他能骑在迅速前移的骆驼背上，及时逃回绿洲。但即使在尼罗河绿洲里，这一个单独的人还是不免于灭亡，如果他不同一千个其它的人合在一起的话。几世纪来，这条野蛮的河直到最后英国的水坝建起来之前所做的，只不过是它自己的力量淹没土地，在田野里播下它男性的种子——河泥。如果人们不团结一致的话，所有这些只是徒劳的，或只是产生对抗一切的斗争。人们首先要计算涨水，然后加以分派，在他们搁得住的地方筑坝拦水。依靠社会和共同体、依靠法律和服从，有效地获得对野蛮的水和它的礼物的所有权。那泥是从远在千英里之外的、阿比西尼亚的高山上带下来的，是从月亮山来的，它以神秘的力量流经沙漠的心脏。

依靠人类的才智和技能，那每年对绿洲降下灾难性的暴力的尼罗河，开始转变为一种祝福。一块接受它生命之源的、远处的水的土地，一个每年焦急地等待这奇迹似来客的民族，像每年夏天用一艘船运载生活的必需品的爱斯基摩部落一样，不得不远在有象形文字之前，就在最早的日子里，创造了一种社会秩序。那日子是如此的早，在那种秩序开始时，甚至连国家的名称还付阙如。

甚至史前的居民就已经将全部土地划分成盆地，沟渠纵横作直角交错。在古埃及的文字画上，一个正方形仍然表示一个省份。需要在尼罗河上创造了第一个人的集团，第一个中央集权以及第一个管辖区。正是尼罗河引导埃及的传教士去观察星辰，以计算涨水的时间。对涨水高度的计算产生了对海拔的测量，用分界线标出单块的土地，但分界线又每年被水冲掉，于是

导致了平方制测量,以保护财产和处理界限争执。正是尼罗河在远地球上任何组织拥有它们之前,已创造了算术、法律和公道、金钱和警察。其它的人民有在公元前三千年就知道黄道带,公元前四千年就知道历法的吗?正是尼罗河教会了这些事情。拿破仑后来说过,尼罗河使埃及政府成为所有政府中最强有力的政府:“因为没有人能够从巴黎影响博斯或布雷的降雨或下雪,但是在埃及,人能够直接影响涨水的结果。”

这是标准的事例:在一个没有降雨和几乎没有邻国的国土上,它证明了土地的法则是万能的。与此同时,当着我们的面,它证明了种族的法则是错误的。因为,后来的人民世代定居在这条河的国土上,全部被它的土地和它谜一般的水重新塑造过,全部成为“埃及人”。甚至连母牛,原是从远离尼罗河的地方带来的,而在几代之内,就把弧形的背部改变为十足埃及式的隆背。

所有这些,被认为只对无雨的绿洲有好处,那绿洲延伸到今日开罗的纬度,一度到过孟菲斯,那就是延伸到三角洲的河口。那里有益于健康的干燥只在春天被灼热的东南风所扰,那风使地面突然暗下来。这是灾害性的埃及黑暗,有时也扩散到巴勒斯坦。其中的一次,可能就在耶稣死的时候。阿拉伯人称它为“毒风”,有时,它突然使空气的温度上升到华氏一百十八度,水温达八十度,把人的肺和植物都烤干。在涨水后也一样,空气吸收了所有的水蒸气,之后,鼻子和嘴就干了,嘴唇裂开,湿的衣服在几分钟内干燥。

四个尼罗河国家气候圈的连续变化,表示在每年的降雨量上:在阿比西尼亚阿尔卑斯山上,青尼罗河的源头处是五十英寸以上;白尼罗河的源头处是四十英寸;中部苏丹是二十英寸;喀土穆是四英寸;上埃及是零;埃及是一点二英寸;亚历山大是六英寸。

那真是一个奇异的民族，居然能生存于降雨等于零或绝无仅有之处，而且那里的人口已经比西半球任何地方更稠密。虽然埃及的面积为三十五万平方英里，已经大于法国和意大利两国的总和，但土地的绝大部份几乎依然是空旷的沙漠。它的一千四百万居民聚居在尼罗河流域比瑞士还小的一块地方，因此他们的人口密度几乎是比利时的二倍，有的地区每平方英里有一千八百个居民。这里甚至在几千年以前已达到这样的密度，占那时地球上的总人数很大的比例。这只能创造一个高度社交或全然不社交的民族，尼罗河决定了它是前者。

就这样，一个民族成长了，受到了训练（今天和很久以前一样，受气候的两位神的训练）。因太阳而热爱生活和俭朴，因尼罗河而有秩序和谦逊。这一国家创造了一个法老的神、一套必要的工作、一套灌溉的技术、一个有理性和思想清楚的原则。虽然不少富人（其数字甚至超过任何其它地方）给穷人加上了劳役的重担，特别是浇水，那些承受这担子的人却非常愉快，从来不向富人造反。看来太阳已经晒干了这一国家里造反的意志，正像尼罗河以其数字的世界压倒了哲学思想一样。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人在几千纪的时间里，发明了那么多伟大的东西，早于除幼发拉底河以外的任何人。他们在科学方面跟用算术计算建造的古迹一样伟大，在这些古迹中，仅有的、最古老的雕塑极少搬动过。这些人富于实际的事业心，能够为自己建造无与伦比的世界，创造超出死亡的世界。但即使倾其全部的色彩，也不过是世界本身的复制品罢了。他们对水（尼罗河）的害怕使他们畏神，好交际和保守。这民族约在公元前三千三百年就发明了文字，但从来不用文字来记载诸如：犹太人的热情，希腊人深刻的哲学，印度人的神秘主义所创造的思想或歌谣。他们宁愿写数而不写歌、宁愿记录而不去想象。他们没有产生过有关诸神的伟大的神话或传奇，只有许多缠结的传说，大都连结在一个思想上

——对死亡的斗争。那支配了太阳所有的儿子们。

埃及太阳的力量，沙漠空气的清澈，孕育生命之河的礼物——依靠了这些东西，我们就能衡量尼罗河上生活的丰富，尽管它有屈从和忍受的负担。这些东西是他们灵魂的背景；运河是他们的史诗；水坝是他们的戏剧；金字塔是他们的哲学。

3

受到埃及干燥空气防腐保护的第一个人躺着，没有人知道这发生在史前多久。他埋葬在赫勒万沙漠的沙中，躺在瓮缸和动物碎骨、刀、铜和青铜制的手镯之中，像子宫里的胎儿那样蜷着。他看上去是以某种魔法指向几千年前的第一个母亲，第一个男人，好像埃及的阿拉伯说故事人，孜孜不倦地要找出每一个聪明人或哈里发以至亚当的家谱。他从何处来？那些人从何处来？那些骨殖原来还是有姓有名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四千纪以前。那些人是谁？我们在他们的匕首上发现刮擦过象和黑豹、河马和蛇、长颈鹿和野猪，当其时既不知有铜，也不知有象牙，甚至在幼发拉底河也如此。他们究属是从南方或北方来的？

这问题从来也没有跳出学院式争议的阶段。与此同时，文学的学生们，把诗人的作品说得一钱不值，希望找出是什么促进了创造的精神，来代替对固有才能的信任。而且这也不是种族问题（这问题在埃及更难预测）。这里是气候和自然无可争议地在统治着，改变了接近尼罗河的每一个人。锡沃莱声称：“最早来这里的是凯尔特人。”沃尔内回答说：“不，是黑人。”温格尔曼叫道：“中国人。”但朱莱斯主张是“印度——波利尼西亚人”。皮特里则宣布说：“全错了，是埃塞俄比亚人。”但拉治微笑并一劳永逸地证明了：那是巴比伦人。

用血缘证明何其少，用土地证明何其多，没有比埃及更清楚

的地方了。那里所有的种族、人和动物都一样，在这奇异的绿洲上，在几世纪的过程中，都变化成埃及的了。学者们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呢？按照最时新的方式，他们把本地的埃及人叫做含米特人，同盖拉人和索马里人有关系，他们后来同进入东三角洲的闪米特人融合起来，不是吗？让我们还是细看最古老木乃伊的面容和现代农民的孩子们的面容吧，同黑人的宽鼻宽唇相比，两者都如此清楚地显示出亚洲人的长脖子和长脸的痕迹。这一混合已存在了六千纪。那证明了（这里和到处一样）埃及人并不是纯种，而是不同种族的融合，而种族的融合则创造出健康和力量。

大自然和河、太阳和尼罗河终于给予了最简单的答复。尼罗河从南方来，河面上总是有船航行着。尽管有那些大瀑布，船只从有记录的时候起就一直往下游航行。只是在后来，闪米特人可能从东方来进入沙漠、穿过红海。在法老的坟墓里总是画着那些蓄胡子的士兵和商人们被鞭打和被砍头。那些在三角洲沼泽地登陆的人——爱琴海人和腓尼基人，克里特人和波斯人，都要比历史上的法老晚到。这样，在上埃及尼罗河或下亚细亚找到黑人的骨骼岂不是很自然的吗？如果在最古老的坟墓里找到了碳化了的谷物和葡萄，谷物可能是、葡萄必然是来自幼发拉底河。如果在非洲的岩壁画里发现了羊头阿蒙神^①，为什么一些邻近的民族不能想象出兽和神的溶合这样的概念呢？同样，为什么尼罗河上的第一个农民不能想出，用一条棒在柔软的泥地上划一条线，并且就这样发明犁呢？

他们知道什么就制造什么，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不必由外人教他们。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第一个埃及的偶像是一个女

^① 埃及神话中代表空气之神，司生殖力之神，与日神合而为诸神之父，最终为诸神之事，其像是羊头。

神，身体是一匹河马。

对这一民族，尼罗河永远是所有东西的标准，不论是六千年以前还是今天。有一个法老喊道：“但愿人们有一天说我是一条尼罗河。”对于他来说，他身后的光荣意味着分享（河的）不朽。每一个人站在地狱审判官之前，都把四十二条死罪牢记在心，他一定要用神圣的誓言来解除自己。其中有一条说：“我没有玷污尼罗河的水，我没有在好时光阻止它的流动，我没有在运河里筑坝。”他们的河是如此神圣地出现：如果有人在河里淹死，河边居民就在尸体上涂上香油防腐并用装饰品落葬，“好像河比人的身体更珍贵。”河是那样全面地决定了土地的法律，据说阿蒙神通过他的传教士们判决说：“尼罗河淹没的土地是埃及，任何在埃利凡泰恩以下饮尼罗河水的人是埃及人。”

诗人的头脑也深刻地认识了这一点。荷马使用同一个词（αἴγυπτος）阴性时表示尼罗河，阳性时表示埃及。在这不涉感情的、文法上的细微差别里，在两个字母的交替使用中，存在着埃及的象征。没有一个埃及尼罗河的偶像（它们大多数是奇形怪状的、胸肚松弛的、病态发胖的一个男人），没有一首埃及的圣歌，也没有后期艺术家所作的任何一幅雅致的图画，能像这一外来人——希腊人一样，用一个词来领会整个的神话。荷马在希罗杜特斯之前四百年，就将尼罗河看作是创作的力量。

河床的岩石把努比亚和埃及的尼罗河区别开来。那是花岗岩和含石英的砂岩，形成了六个大瀑布，它如此地限制了灌溉和农业，以致沿河七百五十英里，只有一到三英里宽的地方是可耕种的。从地质学上说，在阿斯旺以下，埃及才第一次开始脱离石灰石的控制，从尼罗河连绵的、宽广的河床上，挖出柔软的、粉笔状的泥土。在沉淀到这里成为淤泥之前，尼罗河已携带着它走了一千多英里了。因此这里的沃土比在苏丹时大了十五倍。从瓦迪·哈勒法到阿斯旺一段的尼罗河流域特别狭窄，在某几处，

水没有超出实际河床之外，现在河面宽至六到十五英里。如果它的长跟宽一样，而不是几乎七百英里的话，就只能认为是一片正常的、虽则是很大的沙漠绿洲。

但即使是这样，从绿色的平原到黄色的沙漠确实只有一步之遥。任何从上面看这幅图画而朝北飞过河的人，都很难相信它是真的：它就好像是一个平放在脚底下的模型，它表明了水能怎样征服沙；技巧怎样征服水；而太阳怎样征服了水和沙。

4

尼罗河在进入埃及之前所创造的每件事，看来属于传奇的世界。它产自一个巨大的湖，从沼泽到沼泽痛苦地前冲，在一无帮助的情况下传送。在直到灌木林和沙漠之前没有支流。接着它被关在花岗石的沙洲内，它长长的流程好像某些英雄的传记：虽历经艰辛和战斗，但他的力量从不消退，因为一直到日落他才能完成所指定的工作。他受到的考验是那样的可怕；他的灵魂是那样的坚强，以致到最后，当他从他痛苦的巅峰下降到行动的深谷时，他还只能露面，而光是他的存在就足够了。尼罗河也这样，它也只能在埃及露面，没有斗争，没有目的，单纯地出于创造力，秩序井然地创造出一块土地。

尼罗河每年都重复产生那块土地，它在落潮和涨潮季节也显得随心所欲。在夏季，当它在全世界的兄弟下沉或干涸时，它以洪水咆哮前进，使埃及的新年在七月份莅临。从六月到九月的三四个月内，它在上埃及升高到十三到十四爱耳^①，在三角洲七到八爱耳。在这一百天中，那精力充沛的河占领了预期中的土地，接着，每一英寸都是一个神，它撤退到不可知中间去，只留

^① 旧时量布计量单位音译，合英国四十五英寸。

下象征性的传教士，他们代表神，保护它的神庙。就这样，作为一个神，它受到了居住在它岸边的所有人的崇拜，受到它所征服的所有人的崇拜，一直到我们的时代。

这涨水转化为面包，从无法追忆的时代起埃及人就对它好奇而敬畏。在他们等候时，就像待产的母亲，一直疑惑不定，她们的孩子将是男是女。埃及人在九个月的等候中，询问征兆和预言，传教士和工程师，去探知洪水是否会很高。在古时候，科普特派的僧侣们常在夜间揭一块陶工的泥土，在晚上和早晨都称一称。如重量有所增加，就意味着洪水很高，星占学家得出行星会合的情况。阿拉伯人在中世纪就能根据河水颜色是否变成深绿而预报枯水。这是因为缺雨，设想河水从它流经的湖里带走了所有的植物。

今天，开罗和阿斯旺的工程师们，每小时从尼罗河两岸各地收到通知涨水的电讯。灌溉技术变得百倍地精细，他们能够从表上一眼看出的，法老、阿拉伯人和罗马人却无法依靠他的“尼罗河计量器”（即每日水容量及其分配的计算工具）看出。但是如果要求水文学的专家们预报下一次洪水的高度时，他们的回答跟岸边筑起第一道堤堰的最早的居民没有什么不同。在几千年以前，这些居民用自己的双手，拉着第一张犁，用第一个水罐提水。甚至在当时，他们的哀诉，看来也传遍了尼罗河流域。

古代人的解释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但他们的预报和我们的没有多大的差距，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尼罗河涨水的缘由。按照希腊的一个理论，是北风把尼罗河从海上吹了回来，阻止它放水，按照另一个理论，那是海在地球的表面上循环，尼罗河来自大海；第三个人说，那是从遥远的高山而来的雪水。希罗杜特斯嘲笑了他们，但也没有高见。“在大白天的神秘中，自然的面纱无法揭起。”今天，这个秘密就是冲击了阿比西尼亚阿尔卑斯山的季风的秘密。没有人知道它的力量；也没有任何人能事先

计算云形成的条件。因此,既不能知道埃塞俄比亚的降雨量,也不能知道洪水流入青尼罗河和阿特巴拉河的力量。

一旦水到,我们就能正确地测量洪水,并根据测量结果分配水,法老也能够那样做。远在希罗杜特斯之前,在公元前五世纪在埃及旅行的人都知道数字,他们祈求十六爱耳,那是最高的涨水。在梵蒂冈有一个蓄胡的尼罗河像,意思是十六个“孩子”。普林尼^①以罗马式的精练解释说:“十二爱耳意味着饥饿,十三足够,十四快乐,十五安全,十六富足。”他的理论显示了他思想上的宗教背景。他说,在法沙鲁斯朝那年,尼罗河水最低,甚至连河水都表示了对暗杀(罗马将军)庞贝的恐怖。我们可能会感到非常奇怪。今天,如果欧洲的河流竟干预了政治,那又将怎样呢?

看来测量器又使我们回到老王国的时代。在阿斯旺到开罗之间发掘出来的二十个古代的尼罗河计量器,按照阿拉伯说故事人玛克利兹的说法,它们的形状应该和河岸上大理石井一样,边缘有一对雌雄的铜鹰。在第一天涨水时,国王和传教士祷告开井,所有的人都谛听着两只鹰中间哪一只先尖叫。如果雄鹰先叫,表示有大洪水。国王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提高还未播种谷物的价格。法老们很知道怎样以非常讲究实际的方式利用他们的宗教感情的。

后来,在独裁统治之下,甚至连地理学家也率直了。凯撒时代的斯特拉波写道,他发现:“在埃及没有比这些尼罗河计量器更有用的了,对农民和政府都一样。对农民,它表明他们能够指望得到多少水,他们该怎样为他们的沟渠和堤坝节水。对政府,它可以根据水来收税,因此河水容量每次增加,意味着税收的增

^① 大普林尼,罗马自然科学家和作家(二三——七九);小普林尼(其侄),罗马作家(公元前六二?——一四?)。

加。”二千年后，(美国银行家)吉拉德同波那巴将军站在河边，以他那时代特有的玩世不恭和无知，将这些计量器名之为“神圣的遗物”，因为政府为了提高税收，很容易夸大行将到来的涨水。

由于在最近的一千三百五十个太阴年里，存在于我们之前的尼罗河历史是用数字和日期表示的，那比欧洲的历史更为可信。那些十四世纪阿拉伯的作家们后来是怎样发现了纪元初六世纪数字的，他们没有说。他们写历史的方法要比今天正统的历史家更艺术化，主要是他们不说明他们的原始资料。但那独立的表格记录的情况，证明了他们是正确的。同以后几世纪的数字进行比较，就有可能通过类推得出一个非常可信的结论。从回教纪元(公元六二二年)先知穆罕默德逃亡起到一九三五年，尽管我们只掌握一百九十二年的数字，但我们知道其余一千一百二十二年尼罗河洪水的高度。

表格轻轻地报着它们的数字，犹如传教士在祷告，那声音入于我们之耳。有几个世纪的平均低水位分别是：第一世纪十一·点五—爱耳；第九世纪十二·点五—爱耳；第十三世纪十三·点九—爱耳。平均最高潮水是：第一世纪十七·点五—爱耳；第九世纪十八·点二—爱耳；第十三世纪十九·点三—爱耳。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拜占庭人和亚历山大人，犹太人和十字军人，撒拉逊人和法兰克人都沿着尼罗河岸经过。哈里发和将军们，皇帝和红衣主教们，考古学者和旅馆老板们，直到最后来到的英国人都用水坝来束缚河。由于征服了非洲的水，使他们远处岛上的工厂，得以独立于第三大洲的棉花之外——使曼彻斯特独立于得克萨斯州。

但在这历史嘉年华会的背后，令人惊奇的消息从冰冷的数字中出现了。在尼罗河千纪所遭遇的历史里，从这些阿拉伯地理学家和说故事人制订的表格里，出现了一个在人类历史中独一无二的情况：因为人们已经知道了一千年以来最低水位和最高水位，所以就有可能计算出（由于每年淤泥的沉淀而引起）